

## 讀書班 | 安大簡《詩經》討論紀要 (2019.9.29)

9月29日這一天主要討論了四個問題：一是關於“要翟”的釋讀，學者們提出了與整理者不同的意見，並因此談到了古文字學考字的方法以及“經學訓詁”和“小學訓詁”的不同。二是關於安大簡中“葛”字的字形問題。三是關於安大簡的時代問題。四是關於安大簡中“覃”字的構形分析。

### 一、文字

#### (一) 關於“要翟”的訓釋

學者們多認為整理者關於“要翟”的解釋值得商榷。劉釗就此提出古文字考釋要與語言學相結合，並引陳劍的說法“古文字的考字，實際就是考詞”。劉認為“要翟”是聯綿詞，不能拆開解釋；聯綿詞的詞義常常比較虛，不能太具象、太坐實。“所謂窈窕是指女子嫵雅美麗，當然包括面貌、儀態和氣質，將其限制在腰細的一點上就太狹隘了。古代字書韻書中的解釋有很多是靠不住的，甚至是編者的杜撰和臨時起意。像《聲類》對翟字的解釋就是如此。“胡平生以其整理阜陽漢簡《詩經》和多年研讀《詩經》的經驗，認為《毛詩》不可等閒視之。王化平則比較了毛、魯、韓三家對“窈窕”的解釋，認為大同小異，雖然闡釋的經義有區別，但對詞義的理解實無差別。陳緒平指出“經學家訓詁”與“小學家訓詁”有不同，閱讀時宜加區分。

#### (二) 关于安大簡中的“葛”字

侯乃峰閱讀安大簡時，注意到“葛覃”的“葛”字寫法，說：“安大簡《詩經》與《孔子詩論》‘葛覃’篇名之‘葛’字合觀，似可證明當年的猜測——《尚書·牧誓》中武王誓

辭所謂的‘牝雞司晨，惟家之索’的‘索’字當是‘害’字之訛——應當是有點可能性的；漢人看到安大簡那種‘葛’字形的寫法，認作‘索’字是毫不奇怪的，而《孔子詩論》中的‘葛’字卻是寫作从‘害’聲的……”“牝雞司晨，惟家之害”，語意再明白不過了……而‘索’字在此句中的訓釋——敗壞之類，其實並無多少訓詁材料的支撐。再者啊，先秦時期的所謂的古人之言，多是諺語之類的話，大都是押韻的，上句辰屬於文部字，下句若是索則是鐸部字，隔得很遠；而如果是害，則是月部字，與辰就近多啦。“劉釗、孟蓬生兩位均贊同此看法，不過孟蓬生同時指出：“合韻之說似可不必，單數句不一定押韻。”

### (三) 關於“葛覃”的“覃”字

孟蓬生首先提出討論“葛覃”中的“覃”，認為“‘覃’字《武威漢簡》作‘勝’，反映了上古時期侵蒸相通的關係”。在安大簡中，“覃”字形體上从尋从由。劉釗指出：“尋甲骨文就从簞聲。”董珊說：“覃作姓氏時，本來就讀作尋。”“从由是加注聲符。”譚樊馬克則從方言的角度提出看法：“四川的漢語方言也有讀尋的。”“柚”字中的“由”也是加注的聲符。蕭旭指出覃讀尋聲，蓋楚語，在《淮南子》中多見。孟蓬生指出覃字从由而不是从古的觀點，最早是李天虹提出的，刊登在某一期的《國際簡帛研究通訊》上。程少軒補充說李天虹《葛覃考》是提交達園會議的論文，後收錄在《新出簡帛研究》（記錄者按：艾蘭、邢文編：《新出簡帛研究》第103 - 104頁，文物出版社，2004年）一書中。

## 二、文獻

### (一) 關於安大簡的時代

胡平生提出安大簡《詩經》先經魏人抄寫初定型，然後輾轉多次傳抄講授，才成為今天見到的楚文字簡本。大家由此談到安大簡的時代，對“戰國中晚期”一說展開討論。此爭議主要是由安大簡第一卷“前言”引起，“前言”中說北京大學測定是距今2280年，後經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檢測分析，也認為是“戰國早中期”，但王化平指出距今2280年的話，就是公元前260年左右，不宜說“戰國早中期”。胡平生也作過推算，表示對“戰國早中期”的提法感到疑惑。繼而王化平和孟蓬生找到黃德寬先前發表的文章，覆核詳細檢測數據，發現所謂“距今2280年”是從1950年算起。這樣看來，“戰國早中期”的說法是有根據的。

同時，孟蓬生提出是否可從字形比較的角度推測安大簡的時代。譚樊馬克、張峰、何義軍等各自談了字形方面的證據，如張峰認為：“比如‘福’、‘禮’，目前這種寫法基本見於新蔡。還有‘豐’，也比較古。當然其他的有沒有還有待繼續查看。”何義軍也對此做了初步分析。

## （二）關於安大簡中的“侯”

胡平生在群內貼出新作（按，此文於2019年9月30日發表在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的微信公眾號“語言與文獻”上），認為“侯”即“魏風”，因魏國一開始稱“侯”，所以用“侯”表示“魏風”。安大簡本的最早底本實出自魏地，輾轉傳抄講授之後才流入楚地。王化平則認為安大簡中有“魏”，“侯”不應是“魏風”。根據傳世文獻中的國風次序，懷疑“侯”實即《毛詩·鄘風》。在安大簡中，“魏”、“侯”兩部分都存在誤置的情況。

**執筆：王化平**

**審覈：孟蓬生**